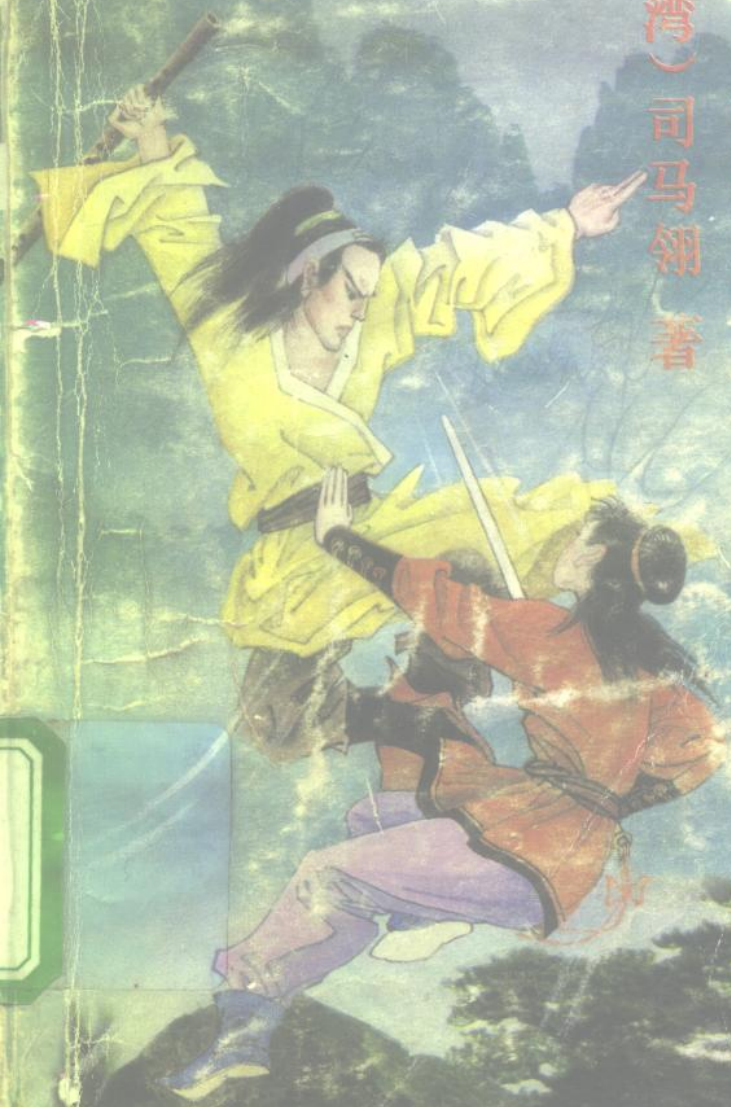


浩荡江湖

(台湾)司马翎著



浩荡江湖 (二)

(台湾)司马翎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浩荡江湖
(三)

(台湾)司马翎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浩荡江湖 (四)

(台湾)司马翎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二十

文公柏直到这时，才算是真真正正试验出对方的功力造诣。

当时但觉敌刀之上，力道强大绝伦，直向上面掀起。他压制不住，手中之刀已经移动了寻尺。

这刻赵振飞如果尚有余力，只须再推力反击，文公柏就难逃落败伤亡的劫难了。

谁知地上的包袱中，忽然伸出一只女人的手，快如闪电般抓中赵振飞的小腿。

这只女人手掌的指甲，又尖又长，生像五把小刀一般，全部刺入赵振飞的小腿肉中。

赵振飞闷哼一声，硬是抬起被抓的脚，猛地踹在包袱上，把那包袱踢出六七尺远。

这个包袱只不过是文公柏的外衣，这一脚踢开去，登时散开，现出里面的女人。

赵振飞一眼望去，但见这个女子，一头长长的金发，肤色特别白皙。

由于只是匆匆一瞥，所以对她的容貌，不曾看得十分清楚。大概的印象是，这个金发女子，长得不俗。

他长刀一挥，已架开横削而至的月牙刀。

原来当他抬脚踹踢之时，文公柏趁此空隙，撤回刀势，

而又再度发招。

这正是他何以胆敢与赵振飞拼斗内力之故，敢情他另有伏兵。而包袱中的女子，竟已掉了包，不是秦容姬了。

赵振飞屹立如山岳，气势坚凝，使人生出不可摇撼之感。

文公柏大为吃惊，振腕挥刀，连攻四招。只听“锵锵”连声，他的刀招，皆被对方挡住。赵振飞也不敢分心，是以无暇去瞧地上的女子。

忽听身后两丈左右，一个洪亮震耳的男子声音道：“四姊，你怎么啦？”

那金发女子俯卧地上，双肘撑起上半身，抬头望着赵振飞，没有出声回答。

文公柏厉声道：“她没事，老六你先帮我收拾下这厮……”

赵振飞不必回顾，已知道后面之人，必是操舟的黧黑大汉。而从他们称谓上，又可得知此人乃是他们那一伙中排行第六的人。

老六洪声道：“二哥放心……”

话声未歇，人已迅疾扑到赵振飞身后。但见他手中的四尺长铁桨，挟着劲烈风响，拦腰猛扫。

赵振飞头也不回，反手一刀劈去，“咣”的大响一声，竟然硬是把那十分沉重的铁桨荡开。

老六喝一声“好大的腕力！”手中铁桨呼的一声，又向

他头上砸下。

赵振飞横刀硬架，两件兵器相触，顿时又发出一下响亮震耳的声音。

文公柏的弯刀已从侧峰攻上，一面喝道：

“老六加点油，趁他不能移动，赶紧收拾了他。”

但他凶毒的刀招，却被赵振飞的左掌拍出，封住了后着变化。

一眨眼间，文公柏和那黧黑大汉宛如走马灯般绕着赵振飞，连续攻了十六七招之多。

赵振飞一直双脚牢牢钉住地面，分寸未动。以一口长刀，一只左掌，或是硬架，或是巧打，接下了这一轮攻势。

他已经用了平生的本事，施展出最精微奥妙的手法绝招，才勉强抵挡住敌人的攻势。

原来他小腿被那排行第四的金发女子抓了一下之后，顿时完全麻痹，若不是他当时醒悟得快，没有用全力对付文公柏，而是运功护体的话，则目下一定不仅只是麻痹，大概已经受伤倒地，任由敌人生擒或是戮杀了。

他虽是练就了天下九大奇功之一的“大金钟神功”，可是他并非全力运功护身，又加上敌人乃是暗袭，是以封闭不住，仍然一丝阴寒之毒侵入，整条左腿，失了知觉。

现在他担心的是，自己不知何时才能压制住这一丝阴寒之气，而使左脚恢复行动之力？

那文公柏和老六两人，亡命猛攻，用意不外是迫得他没有时间运功抗伤。

另一方面，也许他们是极力缠住赵振飞，以待援兵赶到。

以目前情形而论，赵振飞对付文公柏和老六两人，已经感到吃不消了。假如再来上一个，或者那个金发女子恢复气力，起身出手助战，则他今日的下场结局，不问可知了……

赵振飞沉稳地应付这等凶险艰危之局，心中毫不气馁，亦不急躁。

他知道自己的处境危险万分，甚至可以说是已经到了绝境了。

这是因为他知道不会有高手前来救援于他，唯有借自己的力量以自救。但他有什么机会呢？逃走既不能，拼下去的话，最多再支撑十招八招，就变成有心无力，再也不能支持了。

不过未到身首异处、血溅当场以前，他不但不灰心绝望，甚至全然不考虑“投降”这一回事。

在今日的情势之下，假如他马上弃刀投降，多半尚有活命之机，如是挣扎下去，对方在全力扑攻之下，便很难在最后关头之际及时煞住了。

赵振飞不但施展出平生的本事应付那柄锋利的弯刀和沉重的铁桨，同时用尽了他的才智，找寻活命的机会。

只听老六一面猛攻，一面吆喝道：

“四姊的冷魂爪何以不济事了？这小子还凶得很呢！”

文公柏道：

“人家已是当世数一数二的高手，哪有这么容易倒下？”

他一刀向赵振飞咽喉抹去，反而险险被赵振飞反击所伤，骇得出了一身冷汗。

不过他并不曾骇得失了判断力，口中继续道：

“老六你放心，他快支持不住啦！”

谁知赵振飞忽然雄威大发，刀光飞旋洒射，硬是将这两人合围的圈子迫得扩大了不少。

老六口中哇哇大叫，配上铁桨扫击在长刀上的声响，使人发觉他正是陷入既愤怒而又震惊的境地中。

文公柏大声道：“老六沉住气一点，这厮只是回光反照而已。”

喝声中他配合老六的攻势，一招“平沙落雁”，疾攻敌人下盘。

这时假如赵振飞能够纵跃自如，则只须一蹬步，就可避过这一招。

无奈他双足移动不得，手中长刀，又被老六的铁桨牵掣住，来不及抽回自保。

他双眉皱处，怒叱一声，挥掌向文公柏拍去。

这一掌挟着强劲的内力，疾劈敌人胸口，实是具有隔空伤人之威。

但文公柏的刀势发动在先，而且弯刀的尺寸部位已经够得上了。他如是不顾一切的使足这一招，赵振飞定会双

足齐断。而文公柏本身，虽然受伤，也不过是一点内伤而已，并不严重。

赵振飞何尝不知此理，但他实在只有这一招，可以捞一点本钱。

双方招式快逾掣电，只见刀锋从赵振飞左腿划过，顿时血光冒现。

而文公柏则毫无损伤，这是因为他已闪避敌人掌力之故。

在他说来，实在犯不上换这一招，因为再斗下去，赵振飞根本全无希望，所以他侧身闪了一下。

由于文公柏的躲闪，是以刀招也就使不足，只划破赵振飞的大腿，冒出血光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见赵振飞刀势宛如迅雷忽发，劈中了老六的铁桨，“咣”的一声，那柄沉重的铁桨，猛然荡开。

赵振飞大喝一声，人随刀走，唰地冲出圈外。

眨眼之间，已出去了七八丈。

文公柏和老六都不禁一愣，因为赵振飞忽然能够行动，实在教人测不透其中的原因。

要知赵振飞若是行动自如，以他的功力造诣，对付文公柏和老六，乃是有胜无败的局面。既然他能行动，何故又甘受一刀之危？他为何不跨步闪开？

文公柏望着赵振飞的背影，愣愣地道：

“不得了，老六，这怎生得了？”

老六也张大嘴巴，道：

“我陈大名今日总算开了眼啦！他连四姊的冷魂爪也不怕，咱们焉能杀得死他？”

他们突然惊觉，一齐转眼，向地面望去。

但见那个金发女子，正好向他们望来。

他们的说话，她当然都听见了。

这个金发女子深邃的美眸中，流露出迷惘的神情，向他们直摇头叹息。

文公柏走过去，道：“四妹，你觉得怎样了？”

金发女子道：“我还好，大概断了两根肋骨吧！”

文公柏道：

“只断了两条肋骨，真是你的运气。照理说他那一脚，是可以把你踹死的。”

金发少女道：

“是的，他当时一定还以为我是三姊，所以没有下毒手。”

老六插嘴道：

“四姊，你的冷魂爪照例中者必死，何以这回赵振飞不但没死，甚至其后还能恢复行动，莫非你也是爪下留情么？”

金发少女含怒瞪他一眼，道：

“胡说，我怎知他后来会脚下留情的？如果他不留情，而我没有用上全力的话，岂不是自寻死路？”

文公柏道：

“不错，四妹当时必曾用上全力无疑。”

金发少女道：

“他的护身神功，威力强大无匹。如果我不是偷袭，根本伤他不得。”

文公柏沉吟道：

“照理说你既然伤了他，则他纵然不死，也应当几天不能动弹。但他居然连一炷香还不到，就恢复活动能力了。”

金发少女道：“我倒是看出了这个道理何在，赵振飞能够迅即恢复行动能力，完全是拜二哥你所赐的。”

文公柏和老六都不觉一愕，实在不明白她这话怎说。

“四妹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金发少女道：

“赵振飞功深力厚，中了我冷魂爪之后，当时实是半身麻木，转动不灵。若是此时，我们沉住气，用别的法子对付他，他一定被我们擒杀无疑。”

文公柏道：

“他仍能挥刀应战，谁也近不得他的身，四妹这话，恐怕考虑欠周。”

金发少女道：

“正因为他双手尚能活动，所以我们不该硬攻，应该使用毒药暗器，四面夹攻，他只要中上一枚，就逃不掉了。”

老六陈大名道：

“咱们使用毒药暗器，固然可以趁他转动不灵之时前

后夹攻，使他不能全部挡过。可是问题就是出在这里，他并不是当真转动不灵。固然当他危险之际，仍然可以纵跃逃去。”

金发少女道：

“不，不，以我看来，赵振飞之所以能立刻恢复行动之力，主要是因为二哥给他那一刀。由于赵振飞功力精湛，是以能把我冷魂爪的毒力，迫聚在一起，趁着受到刀伤，鲜血迸流之际，同时迫出体外。是以马上恢复了行动之能……”

她停歇一下，又道：

“假如他不是受到你的刀伤，体内毒力，无处宣泄，便须等到相当一段时间后，以精纯功力，克服了毒性，方能复原。”

陈大名道：“若是这么简单，他何不自己刺自己一刀？”

金发少女道：

“你问得好，可是赵振飞当时想不到此法可解，当然，他以后若再遇上这等情形，就会自行砍伤自己，以便迅速复原。”

文公柏道：

“你大概走不动了，可乘坐老六之船，现下时间也差不多，咱们发动第三计划，瞧瞧这回赵振飞活得成活不成！”

他目送金发少女落船驶去，这才独自转身奔去。

且说赵振飞突围逃出，落荒向山上奔去。

大约奔了四五里路，他才停步。

当这时他已处身在一片山岩之间，四下较远处尚有树木围绕，地势甚是隐僻。

他找了一块平坦石头，坐了下来。

他的左腿裤脚，不但染成红色，而且湿漉漉地粘在腿上，行动甚是不便。

赵振飞抬头望望天色，迅即把裤脚撕掉，检查腿上伤势。

但见被刀划伤之处，口子甚长，也相当的深，幸而未曾伤筋动骨，也没有割断重要的血管，所以刚才尚能行动，也不致于流血过多。

另外一处伤痕，是在小腿肚上，只有三点细细的黑痕，没有伤皮破肉。

赵振飞见了，反而倒抽一口冷气。忖道：

“那个排行第四的金发女子，练的冷魂爪如此恶毒，还未抓穿皮肉，便这般厉害，假如被她抓破了皮肤，岂不是早就死了？”

原来当那金发少女出手抓他之时，赵振飞已略有防备。

这是因为文公柏一上来，就贸然与他硬拼内力。赵振飞一试之下，发现文公柏虽然算得上是时下少有的高手，但在内力上，既无出奇的功夫，亦不是已臻登峰造极的境界。

再者，这文公柏的为人，一望而知十分阴险老练，并

非冒失莽撞之人。

因此，赵振飞顿时感到奇怪，心头掠过一念，想道：“他凭什么如此冒失？”

疑念一生，他在发力反击之时，便不肯用上全力，暗下留着三成劲道，没有使出。

这时金发少女突然偷袭，指甲抓住他的小腿。

赵振飞幸而留有余力，是以一面运功护住皮肉，另一方面以巧妙内劲卸力。当时金发少女感到好像抓住一团棉花，根本无法用力。

饶是这样，赵振飞仍然受毒力所侵，这条腿登时麻木不仁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假如他当时如用上全力对付文公柏，则这一爪之厄，必定躲不过，早就得尸横就地。

因此，他不禁倒抽一口冷气，发现自己竟是曾经渡过一个何等可怕的危机。

他掏出一个药瓶，在伤口上洒上药末，然后又从外衣撕下一条布，把伤口紧紧扎住。

本来这一点点皮肉之伤，他一点也不放心上，尤其是他身边带有少林秘制刀伤灵药，三两天工夫，就可以完全复原。

可是现下他却有点耽心，假如再碰上敌人，须得激战的话，这个伤口就很容易再裂。

那时不但行动不便，同时由于再度流血，气力亏损，功力亦会大为减弱。所以以他目前情况而论，最好还是不

要动手。

晌午的太阳，晒在他身上，一阵暖洋洋的感觉包围着他。寂静的山间，弥漫着树木被晒的香味。

赵振飞心情忽然安恬下来，舒服地挪动一下身子。

过了好一会工夫，他的思绪才回到现实上。

对于以文公柏为首的这一班人，他仔细地考虑了一下，但觉他们不但人数众多，而且来历复杂，各有绝艺，显然是一个有相当历史和势力的组织。

他本来一直疑惑这些人是“水仙宫”的爪牙，现在从各方面推想，似又不像。但却极可能是由“水仙宫”勾出来的。

他疑惑地忖道：

“这样的一个组织，自然存在已久，决计不是最近一年半载之事。因此，我居然猜测不出他们的路数，这就大大的使人不解了。”

当下他又从这些人的形貌、衣着、口音以及武功等等作一番推敲。

本来此一种神秘组织的根据地，颇不易猜测。最先他从秦容姬身上观察得知，她的“奇门阵法”之学，乃是传自“茅山”一脉。此外，从她的衣服质料及款式，可知她必是在杭州逗留过很久之人。

另外从一些用物，如灯台等物件上，竟然不是本地出产，而是景德镇出的瓷器。又可知她在杭州一定有一个巢穴，否则不会随身携带这等器物。

现在他归纳起来，可以确定这个神秘组织，他们的巢穴，一定是暂泊在可以移动的船上。当然他们是从远方来的，而且可以断言他们的原始根据地，可能远至域外。

这是因为他从那个被称为“四妹”的金发少女身上看出来的线索。

这个少女，满头金发不说，肤色五官等，亦与汉人略有不同。料想一定是西域某一国的人。

正因为这个组织，乃是来自远方，是以赵振飞此前从未听说过，便不足为奇了。

此外，这些人各有绝艺，并因而得到满意的解释。便是这个神秘组织的形成，可能是他们的上一辈或更早，俱是一些在中土容身不得的黑道高手，逃到异域，由于某种机缘，组织为一个团体。

这样他们方能生存，甚至可发展势力。因此，这一代的人物，俱是各依天赋资质，授以绝学。

这样，便成功了这么一个既神秘隐诡而又多姿多彩、包含有各种人才的奇异组织了。

假如他的推测不错，赵振飞顿时敏感地嗅到，其中不仪只是江湖的仇杀，而且包含有政治气息在内了。

这个从域外前来的组织，如果单单是受“水仙宫”收买前来对付他，似乎太单纯了一点。

稳妥一点的看法，应是这个神秘组织，一方面是由“水仙宫”聘来，另一方面，他们本身也负有某种任务，对大明朝将有所不利。